

K269.4

38

2

B013.103

琼崖曙光

肖 焕 辉

广东人民出版社



杨善集同志像



王文明同志像



冯
平同志像



徐成章同志像

冯白驹同志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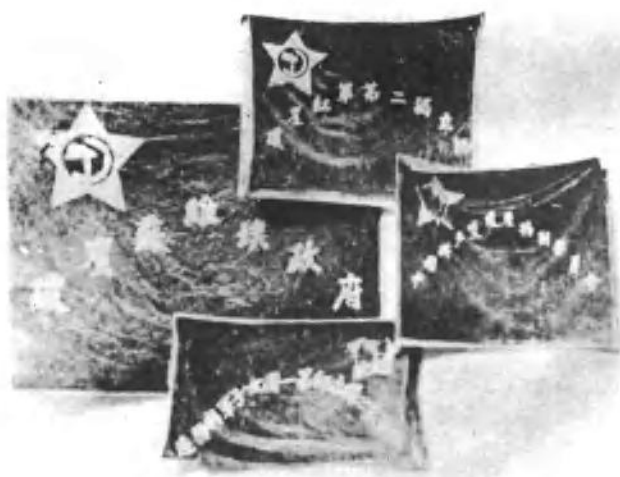


刘秋菊同志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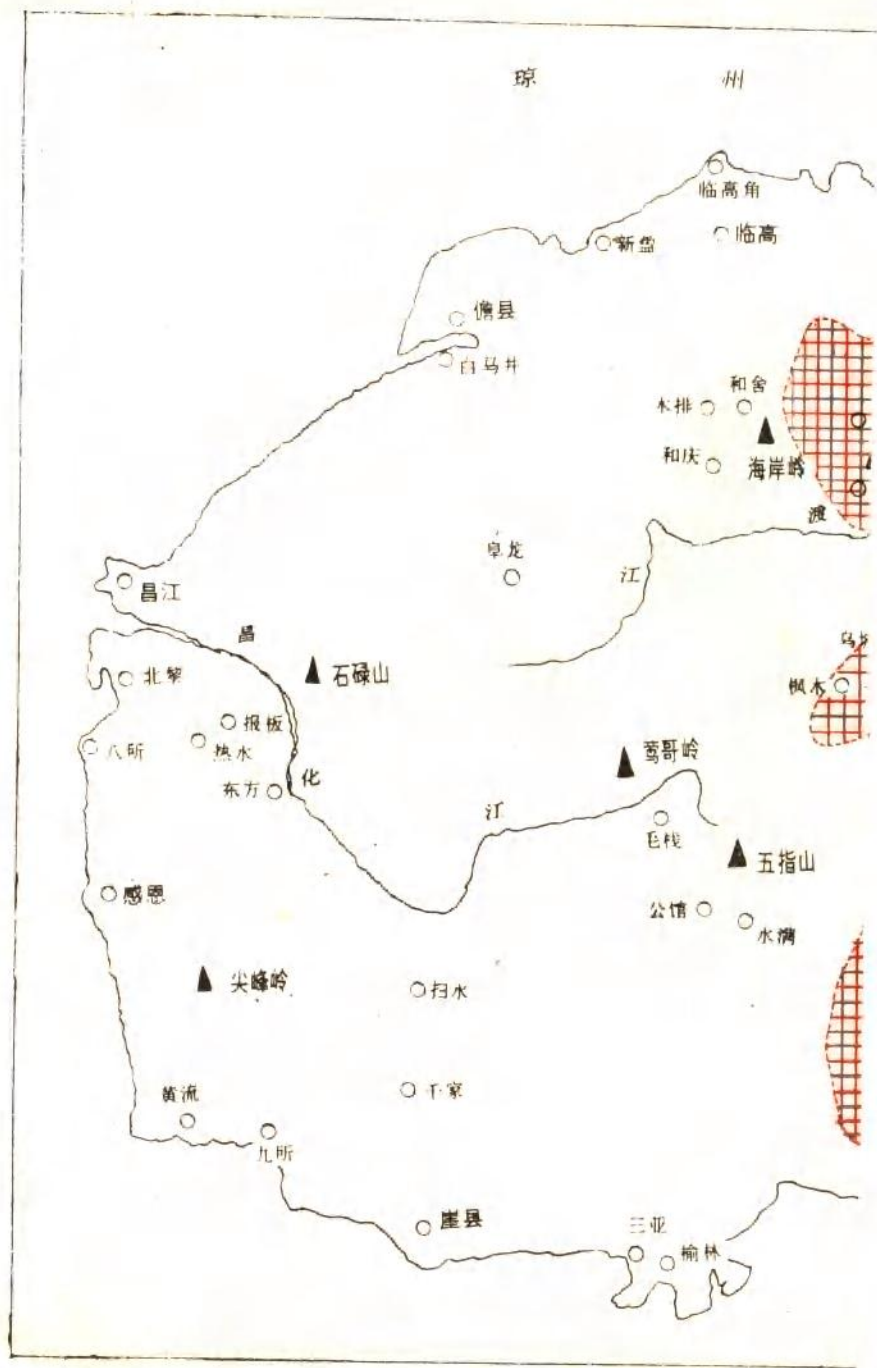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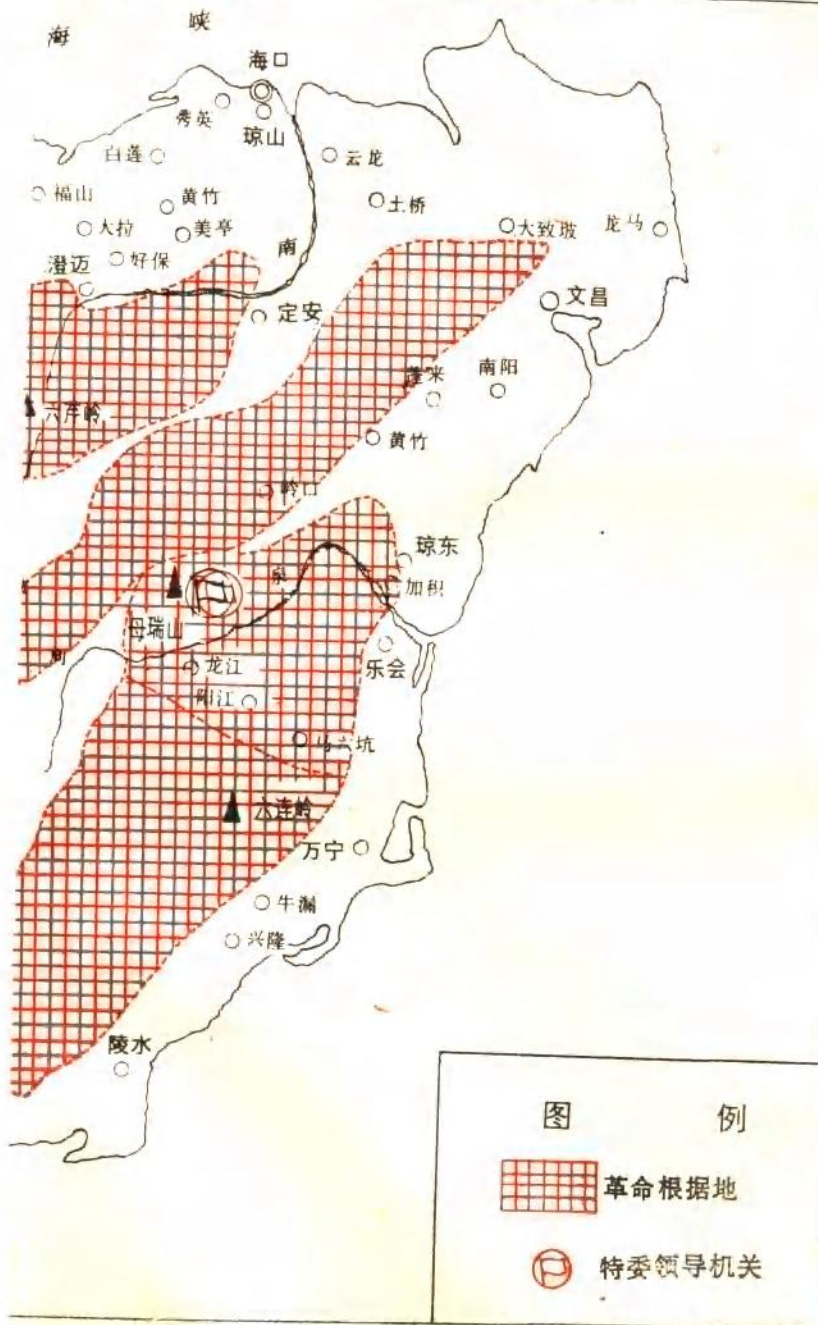
琼崖革命根据地——母瑞山。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琼崖苏维埃政府和琼崖红军使用的各种旗帜。



琼崖革命根据地（一九三一年）示意图



前 言

一九五七年一月中旬，春回大地。我们敬爱的朱德同志千里迢迢来到了海南岛。区党委决定我陪同朱总赴各地视察。这一难得的机会，使我得于亲耳聆听朱总的教诲，这是令人终生难忘的事情。

朱德同志是当代中国的伟大人物之一，他的威名我早就景仰于心，如今直接给他老人家陪行，我内心的喜悦是难于言喻的。

当我见到朱总的时候，他老人家亲切地同我握了握手，脸上堆满了慈祥的笑容，他那温和而缓慢的语调，使人觉得他说话的每一个字都清楚地印到你的心扉上。朱总说：“我这是第一次到海南岛来。一上岛，就感到这是个好地方。”他指了指野地上那些流光泄影的繁花绿树说：“海南春来早嘛！在北方，这时还是冰雪世界咧！”说着，不时发出轻微的笑声，就像是亲人叙家常话似的，渐渐地，我原先那点局促之情也就随之消灭了。

一月十八日早，我陪同朱总下去，先走海榆中线，路经五指山，夜宿通什镇，当晚，朱总挥笔写下了一首诗，诗云：

“深山建公路，崎岖德之平。幽谷多俊秀，草木尽峥嵘。奇峰看五指，溪涧泉水清。花鸟鸣得意，那知秋与春。车过村落地，老少夹路迎。语言虽不通，笑貌传感情。夜宿自治州，同志畅谈心。民族欣解放，迁移出山林。”

第二天，我们到达榆林港，当时已是七十一岁高龄的朱总不顾旅途劳顿，视察了榆林、三亚海港，听取了各方面的汇报，只见他神采焕发，不只一次说道：“海南岛是个好地方！地上地下，资源丰富，很有发展前途。”当天，他老人家向中央发了电报，建议积极组织力量，从速开发建设海南。

二十二日，我们从东线返回海口，途经万宁县的六连岭。远远望去，只见浮云缭绕，山峦起伏，恰似龙蛇飞舞在彩云之间。六连岭是我多年战斗过的地方，这里的乡亲父老、花草树木，对于我是太亲切了。每当一到这个地方，常常唤起我对过去那些艰苦岁月的回忆。六连岭是一九二七年就开始建立起的革命根据地之一，一直坚持到海南解放，二十余年红旗不倒，它的历史，是琼崖党组织二十余年红旗不倒的一个侧面，一个缩影。想到这里，我的思绪便难于平复。我满怀兴奋地向朱总汇报了当年六连岭斗争的情况，由六连岭而谈到了琼崖斗争历史。朱总听得很认真，间或插话讲到井冈山、太行山、宝塔山，讲到中央领导对琼崖革命斗争的关怀。我听着听着，深深感到琼崖的斗争历史是同全国斗争的历史息息相关的。当天回到海口后，朱德同志兴致勃勃地写下了《六连岭》一诗：

六连岭上现彩云， 竖起红旗革命军。
二十余年游击战， 海南群众树功勋。

朱总对琼崖的斗争，对六连岭的斗争给以很高的评价。他老人家还鼓励我们认真研究和总结琼崖革命的历史，他说：“琼崖二十三年红旗不倒的经验，在我国革命斗争史上是很有意义的。”朱总的话，既是勉励之词，同时又是给我们提出了一项光荣的任务。作为琼崖革命斗争的亲历者，我感到朱总说出了我心里要说的话。

这次陪同朱总视察，亲耳聆听他老人家的教诲后，我一直铭记于心，期待党的组织尽早把琼崖斗争的历史经验总结出来。但是，

历史的发展并不都尽遂人意，由于进行了反地方主义，这件事也就无从谈起。不久之后，史无前例的十年浩劫降临，在这场光怪陆离的所谓革命里，无奇不有的谎言出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全然被歪曲了。在“打倒一切”的鼓噪声中，琼崖党组织及其卓越的领导者冯白驹同志被泼上了肮脏的污水。目睹那被颠倒了的是是非非，我深夜扪心自思，常常产生一种不祥的预感。就在这个时候，一些凶神恶煞的“造反派”，提着录音机闯到我的住处，用他们捏造的事实，向我进行所谓的调查。在谎言面前，我以沉默来表示对他们的蔑视和抗议。他们不肯放过，要打我的态度，逼得我愤然而起，我说：“你们讲的不符合历史事实！琼崖党组织是一贯按党中央的路线方针办事的，谁想否定它的历史也是办不到的！”结果，“造反派们”无可奈何地败兴而去。

十年动乱终于成了历史，现在回想起来，在那风雨如晦的年代里，群魔乱舞，居心不良歪曲事实者应运而生。但是，曾几何时，这些人都已成为历史上的丑类，留下的只能是人们的唾骂。这里值得我们关注的是，当时还有相当众多幼稚无知的人上当受骗。在那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一些人受骗当然是可以原谅的，但是原谅并不能促使他们认识历史的本来面貌的呵！怎么办呢？我迫切希望党组织尽快编写出一部真实的琼崖革命斗争历史来，实事求是地总结琼崖二十余年红旗不倒的历史经验，把这一光辉历程载入史册。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的历史受到了高度重视。海南区党委把党史研究工作抓到了手上，组织了工作班子，广泛开展了史料征集研究工作。这就为编写党史创造了必要的条件。写好党史，关键是立准史料。作为二十余年斗争全过程的亲历者之一，我感到应尽自己的义务，提供自己所见所闻所经历所知道的历史事实。居于这种想法，我于一九八〇年写了一篇题目叫做《海南岛人民早期的革命斗争》的史稿。这篇东西写成后，一些

同志给我讲了一些鼓劲的话，勉励我写成一本更加详尽的本子，广东人民出版社的同志亦表示热情支持。于是，我便下决心把自己在大革命时期和土地革命时期所知道的历史事实记录下来，着眼于反映琼崖革命斗争的全局。但是，我当时是一个青年，是一个普通共产党员，至一九三二年任万宁县委书记，一九三六年任琼崖特委执委，由于当时所处地位的局限，早期许多重大事情我并不都知其详，加上年代久远，如烟的往事也已记得不很准确了，要完成这项工作，显然是有困难的。在这种情况下，我反复阅读了一些历史文献，结合个人的回忆查证了一些历史事实，并邀请李黎明、陈石、陈求光、梁国栋、郭儒灏等老同志进行了座谈。这样做以后，一些当时不甚了了的事情，逐渐清楚了；一些本来已经记忆模糊的事情，经过大家的回顾，那印象又明晰起来了。于是，我逐渐增强了信心，把琼崖早期革命斗争中的重大历史事件理出了个头绪，在一些同志的协助下进行文字整理，终于把这个史稿写了出来。

这个史稿，无论在史实上、文字上还是相当粗糙的。但是，能够写出一点东西来，也算聊胜于无吧。如果能够为编写琼崖党组织的历史提供一点参考，起到一点抛砖引玉的作用，我也就感到无比欣慰了。

肖焕辉

一九八四年十月一日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琼崖共产党组织的建立	(1)
一、激烈动荡的琼崖社会	(1)
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6)
三、反对军阀邓本殷	(12)
四、工人阶级的形成	(15)
五、国民革命军南征	(19)
六、琼崖地委成立	(22)
七、工青妇新潮涌起	(26)
八、农村变革十大新闻	(30)
九、“四·二三”血腥屠杀	(36)
第二章 土地革命的黎明期	(42)
一、六月紧急会议	(42)
二、陵水起义	(47)
三、九月全琼总暴动	(50)
四、壮志未酬的先驱者	(54)
五、白水操会议前后	(61)
六、全琼总暴动的继续	(66)
七、琼崖革命根据地初建	(72)

第三章 首次反围剿 (78)

- 一、七弓惨案 (78)
- 二、“围剿”与反“围剿”的展开 (81)
- 三、陵城失守与彭谷围血战 (85)
- 四、西路反“围剿”失利 (88)
- 五、改组特委 (92)
- 六、成立琼崖苏维埃政府 (96)
- 七、转上母瑞山 (99)

第四章 土地革命的盛期 (104)

- 一、母瑞山根据地的建设 (104)
- 二、“城市为中心”的沉痛教训 (107)
- 三、关键时刻擎旗人 (110)
- 四、脚踏实地的开拓者 (114)
- 五、琼崖第四次党代会 (116)
- 六、独立师的建立和发展 (120)
- 七、赤色女子军连 (124)
- 八、苏维埃社会欣欣向荣 (127)

第五章 再次反“围剿” (132)

- 一、内部肃反工作 (132)
- 二、“围剿”与反“围剿”的再度交锋 (135)
- 三、为理想献身的人们 (138)
- 四、叛徒的自白书 (141)
- 五、母瑞山红旗不倒 (143)
- 六、六连岭火种不灭 (146)
- 七、全岛各地的艰苦斗争 (149)

第六章 根据地的复兴期	(152)
一、脱围转移会合琼山	(152)
二、“姨母”与“堡垒户”事略	(156)
三、开辟琼西南新区	(160)
四、游击战争	(163)
五、特委第五次扩大会议	(166)
六、抗日救亡运动的兴起	(168)
后 记	(173)

第一章 琼崖共产党组织的建立

一、激烈动荡的琼崖社会

一八四〇年的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史的起点。鸦片战争后，封建的中国社会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祖国南疆的海南岛，也开始进入了激烈动荡的年代。

一八五八年（咸丰八年），腐败的清朝政府在外国侵略者的淫威下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中英《天津条约》和中法《天津条约》。中英《天津条约》共五十六款，附约一款，其中的第十一款规定：“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处已有江宁条约旧准通商外，即在牛庄、登州、台湾、潮州、琼州等府城口，嗣后皆准英商亦可任意与无论何人买卖，船货随时往来。至于听便居住，赁房、买屋、租地起造礼拜堂、医院、坟茔等事，并另有取益防损诸节，悉照已通商五口无异。”在外国侵略者的炮口下，海南岛的大门被打开了。于此前后，俄、美、德、意、比、丹、澳等国也先后与清政府签订了不平等条约，这些条约的主要内容包括：外国船可以进入各通商口岸自由通航；外国人可以往内地游历经商；天主教、基督教可以自由传教；邀请外人帮办税务、管理海关；修改税则，减轻商船吨税；鸦片成为合法的进口商品；外国

人享有领事裁判权等等。凭借着这些不平等条约，资本主义列强以征服者的姿态大摇大摆地踏进了海南岛。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至九十年代，西方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先后进入垄断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阶段，它们加紧了对落后国家的侵略，中国当时已是西方列强置于嘴边的猎物，海南岛则是这个猎物中的一片脂膏。

资本主义列强为了对本岛实行经济侵略，它们采取的恶毒手段是倾销鸦片。因为鸦片贸易是一种一本万利的生意，它的售价超过成本的八九倍，臭名昭著的英国鸦片贩子泰勒曾厚颜无耻地宣称：“鸦片同金子一样”。这种肮脏罪恶的贸易，给英国资产阶级带来了巨额利润。据《粤海关志》记载：仅一八八六年一年，海南岛进口的鸦片达1916担（每担为一百斤），值白银149万两，占当年进口货物总值的64.7%，鸦片的大量输入，其为害之烈，实在难于言喻。

除了鸦片之外，资本主义列强实行经济侵略的又一手段是倾销洋货，洋油、洋纱、洋布、洋火、洋钉等源源而来。甲午战争后，日本侵略者的触角伸进海南，东洋货与西洋货一齐争相涌入本岛，从十九世纪下叶至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进口货逐年递增，对外贸易年年入超。据陈铭枢总纂的《海南岛志》记载的统计数字可以看出这个问题：

单位：两			
年 份	进口数目	出口数目	入 超
1922年	3912405	3112287	800118
1923年	3914715	3827395	87320
1924年	4578314	3118586	1459723
1925年	6574530	2659969	3914561

当时，洋货的输入使城乡原有的土货业纷纷破产，广大个体

手工业者和农民的家庭手工业受到严重打击，越来越多的人陷入挣扎求生的惨状。不少人在家乡无以为生，离乡别井，远涉重洋，到海外寻求生计。侵略者在倾销鸦片和洋货的同时，进行一种与奴隶贸易毫无区别的掠卖华工的罪行。这种买卖起初还是秘密进行的，到了《北京条约》签订后，所谓“招募华工”合法化，殖民主义者便公开进行买卖人口的罪恶勾当。据学者著文^①所记载，自1914年至1924年的十年间（其中1919年无数字），仅从海南至新加坡一地的移民即达63389人，每年的具体数字如下：

年 份	人 数	年 份	人 数
1914年	2292人	1920年	3309人
1915年	6515人	1921年	2284人
1916年	8140人	1922年	7678人
1917年	4615人	1923年	10821人
1918年	227人	1924年	17508人
1919年	—		

除了到新加坡的以外，还有大批的到泰国、到越南，或者到更远的欧洲、美国等地。这些移民中，除部分是互相推引而出国外，大部分则是被拐卖出洋的劳工，当时叫做“猪仔”。这些“猪仔”一上船便成了“海囚”，被关在夹板船舱里，“并肩叠足而坐”，“交股架足而眠”，途中死亡者甚众。到了外地，男的终生被强迫劳动，开山挖矿，当牛做马，女的则沦为娼妓。这种掠卖人口的罪行，马克思曾称之为殖民主义者的“盗人制度”。

侵略者在“盗人”的同时，放手掠夺本岛的物产资源。自十九世纪中叶至本世纪初，外国资本家着手开采海南石碌的铁矿。日本渔船深入我海域，潜越捕捉，并窃取我西沙群岛磷矿资源。

^①引自林纘春《琼崖农村》，琼崖农业研究会1935年版。